



落落齋遺集序



士君子有真經濟而後  
有真文章顧經濟每從  
治心砥行出之蓋人心



甚危一錯於岐浸淫不  
覺所行所言尠有不畔  
於道者余嘗以此程世  
什不失一讀落落齋遺

集益信焉落落齋者故  
御史贈罔卿仲達李公  
所讀書處也仲達乙卯  
與余同舉於鄉時仲達



甫弱冠耳朝華鮮異根  
柢邃深識者爭公輔期  
之而伸達退然不勝衣  
如窶人子也先余成進

士筮仕江之南康拊羸  
鋤梗明允卓然一時稱  
名司李奏最選人西臺  
秉正嫉邪弗骫於憲一



時稱名御史仲達初未  
麥口談天下事職李盡  
李職臺盡臺南山之判  
不可搖雒陽之疏爲紙

貴豈偶緣飾哉蓋存諸  
心見諸行一游於其道  
也

熹宗乙丙之間昏椽宵入



露齟恣瓜互相煽虐幾  
幾乎三綱淪而兩曜蝕  
仲達憂之不避斧鑕彈  
逆卒及於難其貽太公

書云做言官怕不得生  
死又云卽一言罹禍勝  
於做大官其視今聰明  
能文之士駢相稽首賊



張月五  
庭何可不聞此忠憤激  
烈語哉越四年

先皇帝臨御會朝清明殺  
癡首殲媚附咸罪錄忠

旌直贈仲達太僕卿廕  
一子入監封太公如其  
官又若干年

聖主中興闡幽特重禮臣



以易名

上請賜諡曰忠毅然則彼

蒼者天豈夢夢乎何世

人昧於有定而多舛於

靡定也子依孝臣依忠

有物有則菴相易矣仲

達遺集具在章奏半之

序牘聲詩叅半之豈詹



詹立言躡賈董之塵追  
歐蘇之武而掇拾陶庾  
優孟開元大曆哉節磊  
於中文榮於外慷慨發

舒建言則晰國是定君  
囂贈寄則敦彝倫明學  
術暢天機而流性蘊言  
其所行行其所言循是



而動不違其則治心砥  
行出之者也厥嗣遜之  
編錄成而問序於余余  
非知文者知仲達近於

道而不得已於言耳讀  
是集者慎無狃於文章  
觀庶於世道人心有賴  
焉是爲序



崇禎甲申孟冬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南

京戶部尚書前吏部右

侍郎奉

勅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侍

經筵官年眷弟張有譽撰



序

天啟乙丙間

至尊恭已羣陰

牙孽曹節王聖之徒盤互糅錯

寃殺忠智之臣二十餘人皇天

震怒光嶽閔靈英傑已不復更





生浸淫至於崇禎之季疆場日  
蹙盜賊日橫兩國遂以亡於戲  
漢不亡於獻帝而追憾桓靈宋  
不亡於靖康而切齒元豐紹聖  
察古鏡今如握契筭詩曰人之

云亡邦國殄瘁又曰瞻烏爰止  
于誰之屋此志士之仰天椎胸  
泣盡而繼之血者也江陰李忠  
毅仲達先生二十餘人之一也  
年最少起家西江司理力振絕



學功在白鹿洞五年拜御史直  
節忠鯁功在社稷時豺狼當道  
輒揮金戈與高忠憲楊忠烈諸  
公爲犄角之役一擊不中遂罹  
菹醢先生死事之年吉方在里

塾人自京師來者傳先生絕命  
詞有十年未敢負朝廷一片  
丹心許獨醒只有親恩無可報  
生上願誦法華經之句憤楹填  
胸幾欲遂焚筆硯中歲宦學流



寓強半在吳獲與先生之元流  
膚公傾蓋交交回盡讀先生之  
遺稿年譜英颯烈魄照耀卷冊  
忠孝之血隨地湧瀉睢陽聞笛  
之篇少保北伐之詠化碧流丹

千年一轍即今先生之靈或已  
上列星辰下位嶽瀆否則再生  
人間為據鼎扶冊之佐而其樂  
然之光浩然之氣洋溢迂怪使  
後人所睥崩裂神志勃張嗚呼



孰為之哉日者宗國淪亡哲人  
策盡死者奴者繼先生之志卓  
匕有人淺夫黥識謂文章盛節  
義哀節義盛功業衰且曰諸公  
无名實而後君父坐使赤縣神

州一曰榛蕪以向日之罪晉宋  
諸人者為諸公詬厲斯言大妄  
人未有不能辦一死而可成一  
事者文章者節義之榮衛也節  
義者功業之元氣也元氣在國



一喪於遜國再喪於二正之季  
至天啟七年間淪澌絕矣向者  
有臣而殺之不殺不止已乃無  
臣而強用之用之輒僨僨之復  
用造化之不仁歟讀先生之集

用是益悲矣

楚後學萬曰吉吉雲甫頓

首拜撰





西臺小疏自敘

家侍御好讀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昇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而教之曰好男子當如是及昇司理五年忝入西臺則執筆授記曰勿欺君昇怦怦懼稍思張膽伸眉補塞萬一而語觸要人謀予杖賴聖明寬大徐之乃謝病喘嗚呼默默以喘何以



對

君父哉刻疏十五附本科代艸六書以志吾愧

歸田子應昇識

歸田子應昇識

歸田子應昇識

歸田子應昇識

歸田子應昇識

歸田子應昇識

李侍御仲達先生疏稿敘

愆皇帝之初年遺直盈

廷入班行者如見宗廟法物不覺肅狀起敬就

正往事又如崑崙發脈源委分明人各有良司

南在前誰不望之為趨乎同聲相應僂多和者

氣類益廣於是宵壬側目驚伏聚謀磨牙思逞

及夫腐毒大發先剗刃于君宗而吾郡尤罹其

害向之和者早已掃門入幕爭獻首功而同聲



者竄廢驚魂闔門待命苟存殘喘亦云幸矣余嘗愧無以對吾友仲達而嗣君既長乃以疏稿索序夫仲達之忠

今上業鑒之矣仲達立身之端潔立朝之風采舉世共仰之矣余又何言朕余獨知仲達之孝其忠所繇成又不容已於言也仲達以人掇高魁聲華動京國而邸舍蕭然交遊落穆惟依依作孺子慕及司理南康潘輿迎養吏事清肅

公庭多暇借匡廬山色朝夕承懽歸田以來欣愛日之方長快雁行之聯被低回子舍業忘其身爲逐臣無何黨錮禍作仲達嗣膺固而三東身就逮自知必死他無所念獨念親恩未報仲達之孝如此則其爲言官時宜乎審時度勢不輕犯凶逆之鋒以憂其親而乃奮臂不顧內外三愍擊之不遺力以速其噬此曷故哉曰此固庭訓使之也仲達之自述不云乎家侍御好讀



先正奏疏至忠憤激烈之語輒掀髯擊節小子  
髮甫燥見所爲論相嵩十罪直言天下第一事  
斥江陵奪情諸章丹鉛滿楮上提耳教之曰好  
男子當如是仲達旣爲言官職視臺艸當甲乙  
之際時事之可憂可憤較分宜江陵何啻什百  
太翁之衝冠裂背不知其幾仲達職旣當言性  
復敢言而思所以康太公之寢食又必須讜言  
則伸眉論列如捐軀赴敵豈再計哉先詰有言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徵之仲達尤信

聖天子褒忠以酬孝進封所生如其官曠典也  
名雖未易而史局擬在名臣之列者業有定評  
豈當時欲爲統均惜體姑有待而待之倏忽且  
十年何耶夫首擊僭逆者忠烈繼之者仲達也  
首擊貪逆者忠憲代草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  
人焉當清明之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  
淆亂之私初休



嚴威名討逆而實庇奸一經虜倣輒借題而謀  
翻案流毒至今尚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  
發于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谿兩先生亦必以  
獻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今太  
翁春秋及稀矍鑠神王福祿未艾余嘗從游聆  
塵論上下今古動中窾綮不但忠憤勃發也余  
退而私嘆曰仲達之用未竟人皆惜之太翁之  
用未試人孰知之至長公伯發舊與仲達齊名

亦復偃蹇其蘊積益深且厚矣今遺孤挺立蘭  
玉滿堂皆能世其家學異日奉太翁之教施於  
所事令人目冠蓋里曰忠孝里豈不休哉是仲  
達自有所以慰老親者寧待予也余後死之身  
再遭譴謫自念與世已矣惟無所建明有負知  
已爲恨聊以肝膈質之象賢使因尊人之孝并  
推本太翁之忠則所以光大先業者日可俟也

義興年友蔣允儀具艸



落落齋遺集卷一  
落落齋遺集卷二  
落落齋遺集卷三  
落落齋遺集卷四

落落齋遺集總目

卷一

奏疏

卷二

奏疏

卷三

詩

受命草  
別匡草

歸田草

息影篇

三遊草

卷四



詩 招五草 孤興篇 倚雪篇 學餘草

卷五

西臺書牘

卷六

西臺書牘

卷七

西臺書牘

卷八

理署書牘

卷九

家書

赴 逮後遺筆

卷十

雜著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

聖斷疏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鞫審已真乞

敕下法司正法併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禪萬一疏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  
駁以聽

聖裁疏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

聖明採擇疏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縷訴民隱仰動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敬陳



落落齋遺集卷一  
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疏

謹因熟審推廣

至仁乞除法外之刑以明

好生之德疏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一終

落落齋遺集卷一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奏疏上

中外之憂未釋上下之志宜通敬矢微忱

仰贊

聖明勵精之治疏

臣聞蘇軾有言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



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夫果其無事也  
厝火未然處堂自快識者猶鯁鯁憂之况  
乎以養安無事之習居禍亂方興之會上  
淵默而聞聲下拱手以觀望巧者取富貴  
以去黠者微閃爍其間上下之交旣睽則  
憂患之來未可一二數也人君之尊豈高  
拱無言神明獨斷之謂哉如太陽之方升  
晶光注射則陰翳消如重門之洞開內外  
昭徹則邪曲屏旣使上下之交坦然可以  
相信而中外百執事竦然不敢自安清明  
之象固已在天下矣我

皇上冲年踐祚恭儉性成

垂裳觀恭已之容

講幄仰遜志之益

明廷矢音於梧鳳干旄賁望於丘園鱗批拂  
志者數見







嚴旨等爲空言

皇上不先振竦其精神發皇其志氣羣臣孰肯  
執法任怨以破情面之世界者且

朝講之際畫有常儀諸大臣卽有懷欲吐亦  
不敢逆探所疑嘗試瀆

聽惟

皇上霽顏怡神虛懷訪問安攘何爲長策兵食  
何爲實着或

聖意之所偶經或時事之所偶觸或商前代之  
興亡或攷

本朝之家法令其從容措思反覆開陳不以  
天縱神明輕加辯詰倘倉卒不盡所懷退而補  
瀆入

告如此則諸大臣將日夜焦思以備  
顧問中外諸臣不敢不竭力從事以副  
任使精神一振紀綱自飭



皇上宵旰之憂庶可釋乎

皇上勿謂天子以淵默爲神明不可以輕有言

而徒托之

傳宣也

祖宗時有早午晚三朝尤時

御便殿諮訪時政

英宗日召大學士李賢面決政務

孝宗日召尚書劉大夏諮詢密謀但使可否相

濟何妨用舍之易人若止高下在心未免

羣疑之滿腹今

皇上清明在躬

太阿在握正治象方新之際然一日二日萬幾

寧無有

聖志先定而大臣不敢執爭

成命一頒而諍臣莫能回聽者書曰稽於衆舍

已從人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皇上以天下爲心見其艱難而不見其易見其  
憂患而不見其安兢兢業業轉圜止輦則  
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而何患乎中外之多故哉愚臣

入

告之初不敢撝拾瑣事敬以憂危之言

進唯

聖明俯賜採擇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無任激

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治法治人交敝亟議清釐以祈

聖斷疏

臣惟天下之治人與法二者而已任法在

于信法而任人在于擇人人愈多則法愈

玩法愈煩則人愈竊故衆人紛之不如一

人執之借口破格以廣開冒倖之門不如

恪守舊章而精求核實之用也往者

神祖之季闕惜聲靈凋枯物象黯然如冬迫我



皇考新政陽春乍回  
皇上解澤旁流太和布濩其在今日亟需烈日  
秋霜乃濫觴之流迄無底止卽起廢一端  
薰蕕並進兩寺臣恥討保之名至發憤以  
去亦足嘆也夫

祖宗治法犁然備具豈患官少哉  
皇上振紀綱則片紙如霆大臣破情面則千里  
運掌臺諫任糾彈則百司飲水今動議漆

官爲人營窟紛紜遷調名實乖張自登萊  
漆巡撫而盜餉費餉百餘萬漆招練監軍  
而昌費又十餘萬他若淮海之招買兩淮  
之疏理遼蜀之贊畫前後侵糜亦各數十  
萬關城將領如蟻腹裏

欽依遍地而剝軍費糧又不知幾十萬漆置總  
督祇增議論之紛紛漆註京堂日見讒慝  
之擾擾樞貳漆設矣幾曾慷慨以行邊司



空添設矣幾曾節省以儲器總兵添設數  
人矣祇見工媒孽而縱逋逃禮兵司屬添  
註二三十員矣誰是儲邊材而精典禮甚  
者濫開邊俸捷徑然灰則吏治日壞矣白  
衣攘臂邪人入幕則奸弁充斥矣使新設  
者而盡如畢自嚴之轉餉李邦華之飭兵  
董應舉之屯田毛文龍之牽制亦何不可  
而無如空耗民脂大壞名器至問當關之  
虎豹又久勞席上之夔龍嗟嗟何羶地偏  
多才夾袋遂成市也臣愚以爲可斷自

聖心一切報罷倘謂時勢稍難革弊有漸則卿  
寺添註之缺先裁三之一以爲明年盡停  
之地可乎改設守備盡革新銜而從前濫  
給咨札悉行撫按追而焚之可乎事下部  
曹十九寢閣則諉科註銷每月

奏繳以嚴糾核可乎驕兵倡亂必有發縱則



懸示定典明正領兵將官之誅可乎錦衣  
旗尉半歸權要虛名冒糧則差官巡視如  
京營之例可乎衛官襲替比試不嚴穢濫  
已極則姑停借職省虛糜之餉可乎將領  
蠶食逃兵不報私募乞兒半分其餉則力  
汰千總目把而歸併團操可乎窮民敲比  
號哭滿庭奸胥侵欺福堂安坐則侵盜邊  
腹四百兩以上真犯死罪之例炤舊申明  
可乎才力不及無妨改調若貪殘幾至貫  
盈糾叅特議降處墨吏破甑如鷹思攫則  
著爲定例勿陞京外府推官及知州知縣  
以防其肆虐可乎凡今積弊固不止此然  
使外庭無倖竇則何人敢覬私恩諸臣敢  
執法則何地不可破柱伏乞

敕下該部立限覆

奏可行者明白施行宜止者斬絕停止毋悠



悠泛泛以塞責毋混混蒙蒙以消沉共滌  
肺腸各破情面爲

皇上惜名器爲  
皇上守紀綱則倖  
而搗水蘭可計日俟也  
統惟

聖明垂察焉

天啓三年十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諷部知道

公論久已誅心大臣不宜掩耳謹指實直  
糾懇乞

乾斷以折邪萌疏

臣惟治亂之關先辨邪正而消長之數係  
于大臣大臣之道不同要以是非明白進  
退有禮重廉恥而輕爵祿畏清議而惜紀  
綱則庶幾問心無愧焉若患得患失反覆  
播弄始欲巧發其辣手繼乃妙隱其深機



小人引爲奧主而無言君子刺其肺肝而  
不應厭然之態臣實恥之而况此方晝伏  
彼復夜行且交出以亂清明之治詎可不  
早折之乎方今衆正彈冠名賢布列而范  
得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參夫得志走狗耳  
即何能祥與有發踪之功不免猖狂去後  
然其明明直認猶是顯惡可寬獨有不畏  
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原疏所云新憲臣  
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新憲臣何人固王  
永光是也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  
年來以指摘之身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  
南巧占風于廷尉俄營遷以北躡賞功之  
尚書旣心雄于主察則自北改南復智短  
于熱中又借差營北乍去年來若梁上之  
燕望左望右如登壘之商此種行藏宜爲  
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汰百寮使臺中



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輒也使謬以  
鳴鳳爲豺狼而挾私顛倒是邪誣也使原  
無豺狼本無掣肘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  
唾至今默默無言是聾聵也三者永光何  
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之例實爲下  
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爲年例  
之地伎倆雖巧

明旨不行嘻亦可謂心勞日拙矣半年以來譏  
刺紛紛佯若不知任人笑罵試問臺省諸  
疏或云挑激或云逢迎或云有憑而闕者  
指歸在何人也又試問南臺諸疏或云有  
小人焉誘之使言主持之使言恐之使不  
得不言或云始而芻觀指點繼之當局提  
呼其害鉅于得志罪浮于得志者指歸又  
在何人也然猶可借熊祥以自解也而近  
有爲之點穴者云熊祥土木形骸其中有



絡口穿鼻之人借之爲用而又有爲之寫  
炤者云快志于發踪鷹犬之得計而輿論  
共非潛消暗裡之機關永光試思諸臣之  
不直糾其名者畏之耶愧之耶誅心之法  
耶隱惡之意耶旣不敢張膽而自明又不  
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破猶巧閃于半陰  
半陽之間衆矢共攢尚匿影于若遠若近  
之地此真好官之利根而掩耳之妙策也

其何以伸眉昂首居風紀之任爲南臺諸  
御史之表率乎乃若刑部右侍郎牛應元  
者撫贛饒有穢聲廷尉無一善狀借南躡  
北同此法門老病龍鍾支離顛倒旣已貽  
羞月旦詎可再入爽鳩此又當早自引決  
以全晚節者也臣職在觸邪罔知顧忌統  
祈斷自

宸衷明白處分毋使其依回蒙面則



國是明而邪焰息矣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閏十月十三日

十六日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  
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  
指摘有傷大體該部知道

強賊慘殺六命緝獲鞫審已真乞

敕下法司正法并查叅失事官員以懲疎玩以

雪冤憤疏

巡視北城題

十一月二十六日據管理靖恭坊副指揮

武紹文呈據一舖總甲曹奎報稱於本月

二十五日酉時分有地方住人許國熙叫

知說稱於二十二日往

安定門蕭家看書二十五日未時回家見大



門半開進內叫人不應止見妻李氏二歲  
男八哥三歲女大姐奶子馮氏使女會玉  
梅花男婦六口不知時候被人殺打身死  
理合報知等情到臣臣一見之不勝驚駭  
隨批男婦六口一時被殺非仇即盜真地  
方一大變也但事經三日大門半開地方  
隣佑何以全不覺察死者見殺之時寧無  
呼號之慘安得盡云充耳不聞耶仰司立  
犯以憑

題參去後二十七日據該司呈報相驗得李  
氏刀傷三處食氣顙俱斷兩手腕有藍絹  
線帶拴緊兩腳腕有黑絨繩拴緊二歲子  
八哥三歲女大姐俱鐵錘傷奶子馮氏刀  
傷二處使女梅花刀傷四處使婦會玉刀  
傷二處兇器刀一把鐵錘一箇鐵通條一



根俱有血痕細縛李氏手足繩二條帶一條又據許國熙開具失單首告該臣先將隣佑總甲人等究治外隨據該坊官武紹文呈報捉獲得張二張七徐九張鬍子四名押解到臣當即審據張二供稱原在許國熙家服役改名許其本年十月十三日事犯責逐即投兄張七家同徐九商議行劫張七說人只有一死不要怕遂聚集徐

九張鬍子各穿乞丐破衣于二十二日起更時分張二先到門首見會玉在門前潑水就問家主可在會玉回稱不在張二隨暗跟會玉先進各犯一齊跟入徐九先將會玉用鐵錘打死張鬍子用黑繩細縛李氏手足將刀殺死又進奶子房內張七將鐵通條刺眼砍死徐九張鬍子張七將八哥大姐鐵錘打死張鬍子張七將梅花殺



死進庫房劫了衣服首飾分散跑走張七  
供稱進去報仇徐九供稱張二素與李麻  
子相厚偏不報出張二方供李麻子同殺  
李氏口詞在卷隨即批發兵馬司再行詳  
鞫追賊并密拿李麻子速解屢次嚴催于  
十二月初三日拿獲李麻子招有先穿破  
衣在家差人起取于本月初四日連人呈  
解到臣該臣覆驗李麻子破衣血點淋漓  
數處張七身穿青綿衣前幅裏面亦有血  
跡李麻子已俛首甘誅各犯口詞與前無  
異獨原得贓物支吾變換復行設法訊鞫  
供報贓案明白除即行司起取外該臣看  
得近來盜賊之多極矣小者鼠竊大者雄  
行然未有戕殺一家多命如此之慘者也  
劫殺在黑夜責在捕營而該營把總謬云  
不知時分旣已遁矣殺人三日大門半開



寂無一人覺察則該坊官所司何事而六命被殺號呼不應隣佑豈盡充耳不聞互相掩匿成何法紀及獲張二口供殺人光景與臥屍之地一一如覩及再獲李麻子而血衣出矣血衣破衲正與張二所供穿花子衣之言合且血跡淋漓腥穢猶在而張七之衣謬云搜指所滴則何以不在胸袖而在夾裡且身積之痕寧兩三日間所染哉本犯一到即供了無隱匿徐九初詞惟以張二不報李麻子爲恨此皆鐵案也兇犯就擒冤魂少慰所應

敕下法司速審正法其把總張國勳賣放番役一任大盜之縱橫支吾隱匿不顧怨思之夜哭該坊副指揮武紹文中夜即可卸罪三日云何罔聞明明巡緝之疎安免曠職之罰但捉獲各犯皆錄本官功過相準視



張國勳有間伏乞

明旨分別罰治以爲地方疎玩之戒抑臣猶有說焉夜巡番役額設不少無奈捕官知索常例不復稽查雇覓乞兒在官員往來之所聊應故事未入二更俄已散去三月以來失事者屢屢見告矣十月十三夜則有田雲崗被賊截劫傷重以死十一月初四日夜則有劉應元之被劫十八夜則有王加玉之被劫屢行把總婁尚武比緝杳無一獲

都城之內劫盜縱橫亦何用巡捕爲哉并祈敕下該部大加懲劓則人心知警而地方少安矣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初八日奉

聖旨張國勳已有旨叅處武紹文着罰俸三箇



月其屢次失事捕官都着叅來懲治該部知道

敬循職掌廣察吏恤民之議以禪萬一疏

巡視北城題

臣巡視以來兢兢自矢三月于茲竊自思  
念爲

國家惜財則內之一當外之三爲

國家清弊惠民則內之毫髮當外之尋丈何  
者轉漕之粟率三石致一首善之地四方  
觀化焉不可以微忽也臣差所兼攝者有



存恤有鹽法其順天府與大興縣衙門設  
在地方事多關切故臣同官先後巡視者  
各有條議允行或端有未竟可以觸類引  
伸或局有遞更不妨審時通變姑舉一二  
見之所及者申而廣之如七十七衛所吏  
役閑曹冷署替身冒糧臣同官張應辰議  
欲盡裁其缺臣同官吳之仁科臣賴良佐  
有酌裁令史鎮撫司工房吏之議歲省太

倉粟三千六百餘石豈謂餘缺必不可裁  
哉去之以漸則人不驚守之以經則事不  
廢今職辦事公署吏役呈叅大半包雇該  
衛間寂絕少文移且叅粟十九改撥真偽  
茫無可據如謂舊例宜仍則吏部不新裁  
各衙門歷事監生乎權事理之中爲併省  
之法竊謂衛所六房吏役可以吏兼禮以  
戶兼工以兵兼刑則併裁禮刑二缺總計



一百五十餘人歲可省月糧一千八百四十餘石當

國家匱乏之時倘亦捐滴之助其收叅在裁缺之前者仍炤前議聽其告假回籍滿日赴銷准作實歷起送至各吏告改衙缺封司必按月移文知會然後收叅不得僅以硃筆批改致滋弊竇此一議也兩縣改選甲科店禁嚴行禁治臣同官吳姓條議業

奉

明旨今改選未見覆行且宛平久以衙官署印與店禁私繫者紛紛見告么磨小吏爭訟微情不足以辱白簡但經告發盡法枷究而向因大京兆久缺督率無人遂有如簡較何孔修之誑騙多金硃票取貨者除臣徑行追斷外總以府縣領佐不屬五城故敢冒禁受詞恣睢無忌竊謂宛平縣設在



中兵馬司當兼屬該城御史順天府首領  
及大興縣當兼屬臣差炤依兵馬例考察  
開註賢否違者徑行提叅則受詞店禁之  
弊自懾息不敢犯至兩縣正官速議改選  
甲科如正官偶缺必委府佐署掌勿委衙  
官此一議也硝必益淨入京不許影射夾  
帶以壞鹽禁先經臣同官畢佐周條議奉  
旨部覆

允行而近日工部司官又因盆硝之費欲將十  
萬三千餘鹽給票發賣臣恪奉

明旨不敢徇情已行兵馬司盤驗官賣除將價  
銀給舖戶十分之二以酬其守候之勞外  
尚可得價五百餘兩又先經臣同官吳之  
仁批賣過銀一百三十餘兩貯存司庫臣  
仰體

皇上憫念貧民之心已經行司將前銀另項收



貯置備棺木每具議價三錢五分仍用火烙印記以防侵換之弊凡貧民死而無告者官給一具并擡埋之費五分責令總甲及看守義塚僧人編號插記以備稽查夫掩骼埋胔王政所先澤及枯骨

皇仁斯大乞

敕各城設處依例施行至貧民入冬設廠煮粥分給衲衣儘可免于啼號惟煖坊甲頭多

勸宿錢所以哀呼滿路臣已令司坊備行查勘籍名在官似應量給薪資禁其勒索使貧民夜有所歸似亦可以弭盜臣同官宋師襄近議周恤貧民者此又一議也臣愚無他謬巧不過前人已行之言立法亦非新奇不過職掌可行之事但爲

國家省得一粒亦屬民脂清得一弊亦屬民困其瑣屑無奇未暇計也雖然糧則省矣



戶部管倉主事固多賢者如曹履吉田時春之節省清釐恐不多見若以苦心節省之餘而供胥輩碩鼠之腹盤驗不明收支不實則不如衆分之爲愈也合無倣工部節慎庫之意凡舊額應支新經裁節者各倉別立一版另項收貯以備不虞之需新陳通融別無缺額歲終具冊奏繳庶幾實得節省之用敢因裁月糧之議

而併及之伏惟

聖明採擇

敕下部院覆議施行

天啓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初九日奉

聖旨該部酌議具覆



邪臣供吐已明公論是非難掩謹再疏糾  
駁以聽

聖裁疏

臣前見范得志以應察之人仇主察之官  
南北交章叅劾而主謀之何熊祥至一疏  
自供彈文乃及其閃爍藏頭之王永光但  
見微刺不聞顯糾遂借差營北熱中壘  
譬如炤案已懸猶敢揚揚都市故具疏糾



之并爲刑部侍郎牛應元効在得之戒奉  
聖旨范得志事跡已明何又牽引深求王永光  
并牛應元各有才品且卿貳大臣不得輕行  
指摘有傷大體諒部知道欽此夫

明旨謂指摘有傷大體非欲臣緘默以存大體  
也二臣如有心胸便當愧死况應元哆口  
名節爲重臣亦可付不言至永光一疏稱  
病計其時日應已見臣之疏而佯爲不知

徐圖布算昨始再疏申辯俛首自供不知  
其兩月間幾許商量纔敢出疏而臣固逆  
知其不能諱也此亦可以見臣之非牽引  
深求矣獨是認聾瞶而不及邪誣且卸巧  
營而謬附公論旣已躲身無路遂爾張牙  
噬人如云御史王允成南中饒有物議先  
欲察處則議論不一繼開年例則北部不  
行若得志之所謂掣肘者真掣肘也此種



密謀惟永光與何熊祥知之得志不過冷  
局曹郎不關黜陟大柄假非中宵入幕何  
以能窺其肺肝而代之發憤哉查永光揭  
中之事卽係得志疏中之詞此外不聞一  
語異同何以合若符節應若影響且使其  
事真也正宜明參不宜暗揭其事非也處  
旣不可例轉何名且永光之所執而是也  
泰山撼之而不動豈可聽行止于人其所  
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

上聞之心何以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臣前  
疏所云欲援北道考察事例蓋其殺機久  
動幸銓憲二臣之不從其言耳永光不感  
其相成而又嗾嗾乎臣豈不知御史不肖  
應聽臺長處分但必御史真不肖而後可  
處亦必臺長賢而後可處御史之不肖若  
允成與李希孔建白錚錚南北號稱賢者



得志疏出一時公論其爲不平此豈可以  
聲音笑貌得之豈永光之所謂不肖者正  
以其建白之錚錚也耶今允成去矣希孔  
鬱鬱死矣永光之恨尚未快于心歟且永  
光自視何如人哉朱敬循以閣臣朱賡之  
子從禮部郎中而調吏部是何等薰灼永  
光以敬循之同門乞憐依附鑽入吏曹竟  
謀撫越與之首尾者數年是何等巧營長

垣令孔榮宗關說不行扼之使去士民攀  
轅臥轍者兩月舊按臣以大力不容姑謝  
士民之口是何等居鄉威力而猶揚揚然  
曰叅處御史是其職掌也是當年都御史  
陳炯叅御史趙應元以媚江陵之故智也  
嗟乎狼當道而蘭是鋤鬼張狐而鳳已冥  
小人之禍烈于猛火况以南臺清議之地  
而邪臣明踞其上何怪考選南臺者厭薄



而反唇也哉臣忝列言路大體當存大奸亦當去故再爲

皇上別白一言凡大臣之品必如臣前疏所云是非明白進退有禮者乃可無愧否則謂之位高勢重則可若品之一字臣亦未敢輕以許人也臣草疏已畢見永光之疏已奉

明旨仰見

聖明之勇于去奸而邪正是非之辨有不可因其一去而遂默默者統惟

聖明裁察臣曷勝惶悚待

命之至

天啓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撫時直發狂愚觸事略商補救以備

聖明採擇疏

臣惟治天下者必有精華果銳之氣以呼  
吸而通天下則權立而勢尊夫是氣者何  
也賞罰之用是也天下何嘗一日無賞罰  
而狐鼠有據袞鉞不靈跋韃之極乃遂至  
于痿痺而不可救今天下之勢何以異此  
蓋天下有三患一曰  
■ 吮背之患二曰



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人腹心之患三患  
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則病內  
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庸醫四出參黃  
之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  
病者與三患相終始何以明其然也夫禮  
義廉恥國之四維今情面重者封疆輕私  
人重者

君父輕官爵重者倫義輕行如鬼蜮言作風波

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土財  
用立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妄作  
狐鳴將軍夢斷于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  
思亂有心恢復無計本末俱喪手足不仁  
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  
急今急黔卽捐楚以予黔急卽敝天下  
以備加派慘于剗肉徵調極于沸羹睥  
睨草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剽掠



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任其  
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  
賞亂譬如一局而奕者數人一室而鬪者  
數挺醫不以除病而反以病試醫幾何不  
喪于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嗟天下原  
非疢痼之疾也而庸醫爲之岌岌乎有不  
可爲之勢者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  
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小人日肆針砭不  
謂不深矣

皇上試問罪璫遺而嫚書入者何人馬上催而  
三路敗者何人中樞執拘而經撫受敗者  
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蜀者何人賄脫  
盜庫表裏爲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此不  
知斷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官餉殘殺幾  
許無辜赤子從未一申嘗憲傷彼毫毛所



落落齋遺集 卷一  
幸天牖

聖心劉朝斥死然天下之爲劉朝者方衆而賞  
罰之倒置者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毋乃以  
護紅丸之故護風癩罪樞濫賞無章毋乃  
以輕封疆之故輕爵廕績奏金城之趙率  
教幾蒙捕■之誅而萬有孚何以賣欵議  
敘力爭

國本之何士晉且吝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  
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廕襲滿志矣而轉移  
愈難坐歎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見矣  
而慰留非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  
啓愚穢骨久沉突爲昭雪試思

冲主在上垂簾尚不忍言况權臣在  
朝禪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名  
山媚竈之考官安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  
誰不波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



若負嶠巧提豚豚或謀成捲土密布機關  
誰謂死灰不然正恐百足未已而又有安  
身無計入室挑戈暮景方濃望門搖尾何  
怪乎譚謙益之欺罔

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會禎劉繼禮之  
積穢見糾公然反乞陞差也哉長安道上  
半視彈壘爲飄風小人聚族不免鼓掌而  
竊笑豈非止輦之風遠故避聽之氣衰耶

皇上志氣清明聽覽周徹卽言官或有觸忤  
聖德每見優容獨是齒及路馬每承詰責而邪  
臣引去

批答數行風采不揚至甘立仗不鳴之誚啞  
日甚誰無轉喉觸諱之憂徒瑣事之條陳  
亦補苴之何益循此以往容容多福安得  
淮南寢謀如汲黯豺狼斂跡如張綱者乎  
蘇軾有言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



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養猶捕鼠  
畜犬防奸皆善喻也故臣愚以爲夷狄盜  
賊之患實胚胎于小人而言路之設所以  
決賞罰之壅而疏其滯彼皇皇于夷狄盜  
賊而用小人以求濟是飲鴆以却病也且  
是二者原未至于不可爲我操其重則其  
勢自輕操縱得宜則勢常在我■之不趨  
■穴也彼亦慮爲宰賽也畏■之虛聲受

■之實禍欵敗增賞曲意彌縫■飽而驕  
後憂方大矧李侗身負篡逆之罪虛托效  
順之名萬一倚信保結明受其欺輕遣卑  
官貪鄙辱

國彼坐邀其封爵我難責以勤王聲實無憑  
義利交喪不能自立何以平■今關門之  
事恃有樞輔用奇用正默壯我  
社稷之靈因地因人固結以忠義之膽倘謂珠



桂可念風鶴易驚則分一二萬兵駐永平  
爲後勁省運餉款■之費以廣投醪挾纊  
之恩撫道察芻粟之尅侵大將同士卒之  
甘苦軍心一固關門自安何至一聞警輒  
發家眷去關以爲民望哉盜之肆行也兵  
爲盜藪也况政以賄成官實誨盜緝獲元  
寶之賊竟出曹郎之署而縱兵肆掠萬邦  
孚嘖有煩言謂宜責令移營城外戮力自

明務擒潮縣盜魁以見練兵實用更巡行  
通州高密店及涿州良鄉一帶近

畿地方專務逐捕流賊招撫逃兵大開自首  
之門重懸捕盜之賞倣虞詡三科募士之  
意收其豪以爲用至三空四盡民心已離  
獨有節省一法可以搜抵加派乃十庫織  
造監局倉場一切付之不可問卽會議碩  
畫如臣堂官鄭三俊科臣解學龍二疏亦



復久束高閣新舊交徵挺而走險吳楚之  
交漸聞呼嘯計惟專督新欠而泰昌以前  
舊逋盡行停免貪官猾吏巧躡無名民心  
猶可收拾何至掉臂而去弄兵潢池哉若  
夫小人者其勢旣根株不斷其途又錯出  
多門卽如事例之設本爲言利今枉尊直  
尺兩部爭言減價名器愈賤墨吏愈多  
僞者空手鑽入効勞儒士躡取

兩殿之銜日糜大官之俸而甚者陞廕濫觴  
任子如織先臣李夢陽所謂黜其父而陞  
其子黜其祖而陞其孫薰蕕不分顛倒莫  
甚謂宜通查四年來得罪封疆公論共棄  
如張鶴鳴黃克纘之類停其

恩廕以示勸懲而未也明王賞諫諤乃昌補  
闕拾遺宮府一體人止問其賢不肖何問  
大臣小臣事止問其是非何問眼前過去



白簡原非虛設皂囊豈屬空懸若一言遂  
錮終身言路寧不卷舌今抗疏綱常者路  
阻

黃扉教人忠孝者身歸綠野執法擊邪者白  
衣高臥瀝丹罔寺者青史空香劉朝譴死  
而抄叅者削籍不返張鶴鳴罷斥而糾彈  
者

環召無期忠臣之藁葬幸已推恩而特表孤忠  
者奚獨遐棄詹事之協理幾于充棟而並  
推鳴鳳者反謂不祥鬱極而通實在元輔  
試觀添註之得

請可知誠足動

天且觀留憲之轉圜益見

聖人無我倘

賜環之典一行正人之氣日旺將負嶠者斂爪  
而捲土者灰心是則防小人之要而方今



落落齋遺集卷一  
對症之藥乎抑臣猶有說焉君心者治亂之源源之既清流于何有

患  
聖德冲年正精華果銳之氣充周有餘之日不

睿斷之不日開第患

神明之不日濯願于

深宮燕閒之暇澄心靜慮以思維四方之艱難

左圖右史以鑒觀前代之善敗

批覽章奏必辨其邪正之歸

出入起居必謹于逸遊之戒獨出乎羣陰之上

常立于無過之途

志氣如神賞罰不亂則大臣效引燭焚詔之誼

羣臣矢靖共爾位之心小人之患見覘自

消夷狄盜賊之憂于羽可格所謂堯舜通

天下爲一身何盧扁之足喻哉狂瞽之愚

倘有可採伏惟



聖明寬其斧鉞之誅幸甚

天啓四年正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這所奏詞多泛漫且朝鮮議封事出權宜  
成命已頒不得復出異議該衙門知道

驚聞黔事愈切近憂乞

聖明惕然深思早求長策疏

前者黔師告捷中外動色相慶謂坐可飲  
至獻俘再標銅柱而臣愚私竊過計夷性  
易動難安可以計破難以力爭也大軍弔  
伐罪止渠魁當以招納爲先不在廣行殺  
戮今級以萬計玉石俱焚兔死狐悲自然  
之理近答按臣侯恂有云善後之宜人心



爲本必使蠢蠢諸苗皆仰

天朝威信而廓然無貪其土地之疑乃可以安  
反側而弭後患臣固慮有今日矣且孤軍  
貪利後勁無人賊方委其子女布其腹心  
誘我深入四面招援而我驕愎自愚津津  
于郡縣其地以生諸苗助逆之心安得而  
不敗嗟乎

國家捐數十萬金錢殘數十萬生靈以博此

虛聲之一捷而今已矣無將無兵無餉并  
無城守之民貴陽一塊土將復淪于腥羶  
爲遼左之續矣賊旣生獲三善納諸陷阱  
必且執以爲質以肆其要挾之求三善若  
慷慨捐軀賊知勢不兩立必且勾連諸部  
鼓行而入崇明之故穴爲今之計速

命鄖撫蔡復一提兵直進以會督臣亟發  
帑金數萬付督餉臣丘兆麟往爲接濟仍



命粵滇兩撫各發兵爲聲援而四川督臣朱燮  
元亟移駐重慶遵義之間以遏其封豕長  
蛇之勢臣同官傅宗龍志切請纓熟諳黔  
事亟宜就近議用以資其救焚拯溺之方  
若遷延格套議論不決待貴州陷而後圖  
之萬無及矣臣因是而思勝敗之數全在  
人心人心動搖則雖秦隋之富强祇供大  
澤之呼嘯今之內地在在寒心聞山東平

妖之後搜妖民遺產變價入官流民歸來  
不免驅逐進有妖黨之誅退無衣食之計  
千百爲羣大亂將作閩中紅夷忿我之誘  
其船而焚殺之也將構倭夷與我爲難且  
奸弁誅而遼民蠢動于登萊徵調急而彭  
首伺釁于三楚長興賊殺長吏東南釁孽  
未消所在地方不思招撫流移安輯百姓  
而邀功喜事馳騫而起至東昌府擒一王



好賢而薊撫掩襲以爲功功賞滿天下而天下已亂矣羣亟下手救數行宣戒撫按速圖消弭之法毋貽內地之憂臣又見邇年以來議論日多實算則少羶戀日甚任事無人該部之

題覆祇鋪張紙上之謨謀大家之營求盡講壤京華之卿貳事本見行計非奇出而茲蔓申飭以亂視聽而冗文移安則狂奔危

則匿影而四顧躊躇輒嘆才難而停啓事求一薊遼總督則難求一遼撫則又難今求一黔撫則又難之難乃至掩殺老穉黔人飲恨之張鶴鳴聲援廣布攘臂翻身譬若舉殺人之庸醫使再試膏肓之錮疾勢必至陰砒陽鳩盡毒室人攫珍寶之藏而後已審如是則撫關門者亦可復用敗壞遼事之人而秉



國柄者亦可復用誤

國亂政之人即決桎梏破囹圄盡出大盜以居民上復何不可嗜誤矣乞

敕下諛部發單九卿科道博訪堪任邊事之材各舉所知以備選擇但不許淆亂

國是濫舉清議共棄流毒封疆之人該部必能虛公叅酌不以舉者之力爲低昂但擇其舉主多者儲之夾袋或召而試之庶無

臨事乏才之患蓋千慮之一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施行

天啓四年二月十四日

十七日奉

聖旨這奏內山東流民復業當確查酌給不得一槩驅逐撫按各官戒諭有司安輯百姓毋得生事邊功着通行申飭餘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山東巡撫臣劉世明奏為

臣等查山東巡撫臣劉世明

臣等查山東巡撫臣劉世明

臣等查山東巡撫臣劉世明

縷訴民隱仰動

天心乞實行寬恤以固邦本疏

臣觀今之議者但知急財用而不暇急民

生但知憂邊疆而不知憂內地地方加派之

始在在重額取盈卽不毛之土求損絲毫

司農慳不肯應及斂急民貧賊乘其隙川

黔滇齊相繼告變所在

題留分給捐天下之半而又益以太倉之轉



輸皇皇焉應之恐後然後知人心一去所得之不償所失也今四海之中稍留寧宇以供數百萬軍儲者九鼎一絲全在東南半壁向使東南有事卽欲問轉漕之粟豈可得哉故今日安天下之大機括莫如恤內地之民生民生之憔悴極矣言興利而利未必可興不如且與之除害徭役繁重奸胥欺隱一害也長吏貪殘酷罰重耗二害也通家窩訪株連誣陷三害也馬口河夫破家蕩產四害也盜賊克斥邪教勾連五害也拋荒虛糧賠丁番欠六害也里甲修理糧長鋪辦七害也俗吏妨農非時勾比八害也白役下鄉乘船騎馬九害也勢力投占私債侵奪十害也又有五反國家設預備倉以爲民今僉糧里買穀以厲民而該部至欲括取平糶之半則郡國何



以備水旱乎一反也

祖制立保甲以弭盜今立汛地捕役以誨盜而  
議者尚申鄉兵召募之說則耒耜不盡化  
斬木乎二反也侵欺捱獄而扳指平民以  
完贓預放工食而搜徵民欠以抵解三反  
也懲貪無法而轉以

王官進其階察吏怙終而仍予州縣肆其毒  
四反也

詔書停格而丞尉硃票如飛訟師橫行而南院  
十詢九准五反也臣聞之養馬者去其害  
馬此數者不去則民生之憔悴無有已時  
伏乞

敕下諛部通行撫按應禁革者禁革應清理者  
清理毋使貪墨長氣塌冗捱時而貧民嗷  
嗷日在水火以傷

皇上平明之治若夫加派之害勢未能去者臣



不敢言而又有灼然宜去者莫如積欠併  
徵之害今夫人日有百斤之擔疾病不支  
委積數目一旦舉而併肩之則立見其仆  
民方剗肉醫瘡完天啓見徵之不暇而能  
完萬曆年間之舊欠乎該部明知無益姑  
免叅罰然

朝廷旣未蠲除人戶日見追擾州縣猾吏喜  
于誅求營幹司府糧房一紙行催卽紛然

出示僉差每牌賣錢數貫虎狼四出雞豚  
一空公家未獲絲毫胥役之腹已飽故蘇  
軾謂積欠之民爲縣胥食邑戶哀怨之氣  
上通于天大江南北連省通圻所在以地  
震告盜賊旣作水旱隨之倘復有徐鴻儒  
葉朗生史八舍陳鼎相之徒一呼而起實  
可寒心

皇上試思前項舊欠與其空掛虛名民不見德



年年搭帳終無完期何如  
下數行之

詔明示蠲免以感格天意收拾人心有不鼓舞  
終事以輸見徵者臣不信也所謂捐虛名  
而收實利者無過于此又近見吏部申飭  
考察署官不許徵糧可謂曲體民瘼第計  
吏往還少亦四月察處留部銓補更遲且  
三冬收穫之際貧民亦可奉公轉盼春夏  
之交荒月詎能應手今四海多事議可從  
權不如查州縣正官官評無玷俸未及期  
者悉留免

覲早與

題明免其數月之前營營干行李餽遺之費  
既可資地方之撫循亦可省長安之書帕  
豈非安民生之切務哉臣愚目擊民困憂  
心如焚輒敢披拾以



告惟

聖明采擇實見施行不以猥瑣棄之民生幸甚

天啓四年三月十六日

十九日奉

聖旨恤民除害全在有司盡職着撫按官嚴行  
申飭仍不時糾察貪吏以示勸懲蠲免舊徵  
併留免朝覲正官諫部卽與議覆

敬陳

保身之要以明修省之實踐

臣惟我

皇上春秋鼎盛如日方升凡

起居出入之際

天地

祖宗之靈實憑鑒之中外臣民方以多福多壽

多男矢華封之祝乃昨者



聖躬違和地一日三震臣竊懼焉臣聞古之聖  
王原不諱疾而日慎一日轉爲福基嘗攷  
周文王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曰  
地之動爲人主也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  
有罪我必有罪請改行其可免乎無幾疾  
止三代以來歷年享國之久未有如文王  
者也

皇上風寒之感緣動而入則地亦以動應而

留神靜攝元和保固恭覲

宵衣臨御

玉音清亮諸臣欣欣喜色相告豈非文王改行  
之效哉顧猶不忘前戒

明詔修省夫修莫切于修身省莫先于省心此  
其大者非臣下所能代而其至者又非臣  
下所敢言臣愚竊伏而思之昔

神祖冲年踐祚上有



聖母孝定皇后維持調護迨萬曆七年患疹已  
愈猶躬視起居朝夕不離偶以夜飲失度  
譴責備至悔懼累日孔子曰父母惟其疾  
之憂蓋當時憂之如此其深而愛而勞之  
者如此其至也

皇上孑然深宮惟以

天地爲父母維持譴告之事

天地實代行父母之權地蓋有母道焉故數震

以警悟

阜上也人情當康強無恙未有不疎藥石之言  
者謂吾精盈氣壯壽命綿遠區區情欲飛  
揚不足深患及其風邪外侵藥石苦口然  
後憬然悔怵然戒知欲不可縱樂不可極  
故其人少而善病老必康寧何者衛生之  
經病中得力常情尚爾况天縱之

聖明乎臣嘗伏讀



祖訓有云凡吾平日持身之道無優伶近狎之  
失無酣歌夜飲之歡蓋我

聖祖垂誠正心保身者親切如此伏願

皇上思前日何以違豫則知後日所以凝和毋  
謂體已康而足恃毋謂災已過而可怠以  
臨朝御講之敬推之

深宮燕閒之中以

宣醫餌藥之心推之快意適觀之際屋漏儼

日月之臨炤出入凜水淵之在前使志氣

清明精神強固以基

萬壽無疆之慶則祈

天永命之第一義也抑臣聞之兵者陰氣譬如

毒藥猛獸不可狎也

皇上居安慮危留意武備意至深遠第

宸居清嚴生氣所聚且

宗廟



社稷之靈在焉而鏡之雜震驚地脈駘跪之  
象地實應之似非所以安

神靈而感和氣也攷之舊章旣所不載卽

神祖故事曾一舉行而當時未及兩年旋即傳  
旨停罷且曰內外之分殆無常操之理

皇上三復斯言可以油然而悟矣彼養生家願葆  
太和必返視却聽凝神靜息今

聖躬初豫神氣易驚奈何遽忘靜攝金鼓之聲

如昨哉語曰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  
利于病臣備員耳目忠愛微忱思之數日  
不能自己豈敢徼倖無罪亦庶幾乘

勿藥之初未忘苦口之味不至以規爲瑱也

天啓四年三月十九日

二十二日奉

聖旨內操舊規多事戒備前已屢有旨了不得  
又來竇奏諉部知道







皇上仁心仁政率循

舊章不愆不忘此誠死者肉白骨之時而生者起覆盆之日也臣見近日奉

旨立枷罪犯纍纍皆爲僵鬼遺骸腐屍尚浮埋枷下方其悲呼沉痛慘于刀山熏灼支離毒於陷穽行道爲之隕涕異類爲之哀鳴天道好生鬼神降鑒皇上深居大內不見不聞倘車塵所經

睿照所及臣知我

皇上如天之仁必爲大禹下車之泣矣我

國家仁厚開基律例損益一歸至當明罰敕法之內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伏讀

祖訓首章垂誠

聖子

神孫止守律與大誥並不許用黥刺腓剗閹割之刑夫是五者



蓋亦未至于死也尤不忍以肢體之傷殘  
致自新之無路况立枷之令本非死罪特  
用死法其荼楚慘礪又死罪之所未有乎  
謹按律枷有三等死罪重不過二十五斤  
徒流二十斤杖十五斤止以書罪名于上  
號令示衆而已故曰枷號至于一百二十  
斤大枷例雖有之亦不輕用解者猶謂日  
枷夜放以全其生今枷至三百斤甚之立

于赤日之下霜露之中兼以箠楚鍛鍊之  
後魂驚肉潰之餘三日而骨戰五日而水  
腫下注十日而血漬于肢節之間不半月  
而斃命矣昔齊宣不忍鷓鷃之牛孟軻以  
爲足王漢文感緹縈之意遂除肉刑唐太  
宗讀醫書言人之五臟繫于背遂除鞭背  
之刑二君皆以寬仁好生幾致刑措享國  
久遠政化隆盛臣願



皇上特發惻隱之心自今爲始永除立枷之例  
其罪不至死例應枷號者止炤常枷示聽  
法司平衡而斷決之不然彼待決諸囚至  
大逆不道凌遲絞斬尚熱審以求其生五  
年

欽恤以求其生每歲

朝審臨刑三覆

奏以求其生卽生路旣窮一刀落地尚未若立



